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英〕

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埃特蒙德·白克浩斯
张伟红 译



此书堪称权威之作，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全部出自于宫廷档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记，对于这本书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质……或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中文档案向世界披露过，也没有哪本书对中国宫廷生活的真相有过比这更详尽的反映。

——《纽约时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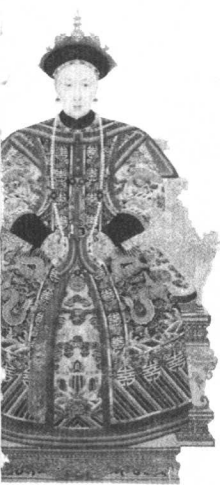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英〕

约翰·莫特维·布兰德
埃特蒙·阿克浩斯 著
张伟红 译



本书根据贾英华先生藏英文版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1910年第一版全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慈禧外传 / (英) 布兰德, (英) 白克浩斯著; 张伟红译.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80623-775-5

I. 慈... II. ①布...②白...③张... III. 传记文学—英国—近代 IV. I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5946 号

慈禧外传

作 者: [英] 约翰·奥特维·布兰德

[英] 埃特蒙德·白克浩斯

译 者: 张伟红

出版统筹: 单占生 张 明

策划编辑: 陈 静 方 伟

责任编辑: 杨彦玲 文 欢

美术编辑: 刘运来

责任校对: 晓 章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印 数: 1—10,000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775-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说 明

在此谨向以下各位致以诚挚的谢意：凯瑟琳·卡尔小姐，承蒙授权在此书中使用她为太后画的画像；东京艺术出版社 K·奥格瓦先生，为本书提供北京皇宫的独家照片；《远东评论》的乔治·布朗森·李尔先生，授权使用该刊插图；北京的贝廷斯公司，承蒙出版他们拍摄的北京图片；还有《泰晤士报》的编辑，蒙许在本书中使用该报文章。

1910 年 9 月 10 日于伦敦



大清國當今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

“圣母”慈禧皇太后（拍摄于1903年）

序

贾英华

这部《慈禧外传》，译自我所收藏的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慈禧的英文原版传记。从此书当年在西方所引起的轰动以至延续至今的有关评论和争议来看，这本书堪称一部有意思的传记。因为，这毕竟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记述慈禧生平的著作，而且出自两名英国人之手——布兰德(J.O. Bland)和白克浩斯(E. Backhouse)。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于1910年在伦敦出版后18个月内，竟然再版了8次，美国《纽约时报》对此书作了专门评论，足见此书在西方影响之大。这部原名为《西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慈禧生平和年代的历史》(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的书稿，完成于慈禧去世后的两年之内，由此可知，当慈禧在世时，作者就已经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

诚然，此书的一些史实和观点还值得探讨或商榷。然而，正是借助这部书，西方人士第一次了解了慈禧和她当政的时代，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外，两位相对超脱的英国人始作俑为慈禧立传，摆脱了一些顾忌和束缚，无疑使此书具有了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此书梳理的关于慈禧一生的基本脉络，也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其后关于慈禧的不少著述，尽管在史料的取舍剪裁或观点上不尽相同，但也大体未离其窠臼。作者搜集了大量史料，包括诏书和上谕，均凿凿有据。书中所引用的“野史”，诸如慈禧身世、安德海事件等，作者直言系“流传”，也是留有余地的态度。至于书中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的贬义之词，则代表了当时西方人士的普遍观点，需要读者自甄良莠。

两位作者之一的白克浩斯出生于英国一个金融世家，据说长期患有抑郁症，而在语言方面却颇具才华，精通汉语。1898年初，为了逃避债务和同性恋的困惑，他从牛津大学中途辍学，只身来到中国闯荡。在北京期间，他有意结交了不少中国要人，也偶然认识了英国《泰晤士报》驻沪记者布兰德。

偏巧，当年慈禧镇压“戊戌变法”，康有为被迫流亡日本前途经上海，布兰德帮助其亡命国外，因而得知了有关慈禧的部分“秘辛”。其后，当慈禧去世，这两位伙伴便开始合作撰写《慈禧外传》。岂料，此书在伦敦出版后，意外地轰动一时，在欧美各国洛阳纸贵。

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白克浩斯归国后，向牛津大学捐献数万卷中文古籍以及

一些手稿，以此谋求一个教授的头衔，却始终未能如愿。此后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而成为爵士，精通汉语的他却始终生活在北京，一直到1943年逝世为止。

《慈禧外传》问世后，对于该书的真实性，一些人提出过质疑。学术界也不止一个人提出，所谓《景善日记》，纯属白克浩斯编造。因为连布兰德也从未见过这本日记的中文原稿，但溥仪的帝师庄士敦等人却认定此日记并非“赝品”。对于《慈禧外传》，至今毁誉参半。有人称誉两位作者尤其白克浩斯是著名的汉学家，也有人认为，白克浩斯“对传闻的热衷”，导致其成为一个“学术小人”，更有甚者，直称其为“骗子”。百年来纷争不已，迄无定论。

近年来，一场争议再次爆发。这源起于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近年出版的一部《慈禧的故事》。此书声称全部推翻了《慈禧外传》的真实性，遂在西方和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斯特林·西格雷夫素以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兼作家的身份闻名于世，他的代表作《宋氏王朝》在西方颇具影响。他不仅对《慈禧外传》两位作者的学术道德作了猛烈抨击，也对《慈禧外传》作了全盘否定，而且对书中不少内容作了大量批驳。

然而，对于研究慈禧来说，此书却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并未拿出所谓能够“全部”驳倒《慈禧外传》的第一手确凿证据。易言之，即使《景善日记》纯系伪造（《慈禧外传》第十七章据此撰写），也不能证明书中洋洋数十万字全部为“谎言”。况且，《慈禧外传》第十七章为关于义和团的内容，大体亦未背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实。况且，仅凭此一点来证明斯特林·西格雷夫的观点，即“骗子已经被揭露，但他伪造的材料至今还在充当学术的基石”，尚缺乏有力的史料佐证。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书中，质疑慈禧“是紫禁城的总设计师”，认为是《慈禧外传》“让她成了大清帝国事实上的统治者”；甚至还认为，“白克浩斯关于皇帝和太后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了最后”，“以及关于皇帝长期被囚禁的暗示”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至少在这些基本史实的评价问题上，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窃以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见仁见智，无可厚非，而对于重大的历史结论，我则主张拿出历史依据或佐证。从历史研究角度而言，真实确凿的史料往往比分析更为重要。

是为序。

2007年5月1日急就于北京

贾英华，晚清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力作协副主席、中国传记学会副会长。相关著作有《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末代太监孙耀庭传》、《末代皇帝溥杰传》、《末代皇帝立嗣纪实》、《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等。

慈禧外傳·目錄

第一章	幼年慈禧	1
第二章	逃亡热河	9
第三章	载垣逆谋	20
第四章	首次垂帘	31
第五章	太平天国	38
第六章	太监之祸	47
第七章	礼仪问题	62
第八章	同治皇帝	66
第九章	御史尸谏	73
第十章	二度垂帘	81
第十一章	慈禧归政	89
第十二章	维新之初	98

第十三章	百日维新	104
第十四章	戊戌政变	110
第十五章	再度垂帘	115
第十六章	拳乱兴起	132
第十七章	景善日记	135
第十八章	两位勇士	165
第十九章	施政之道	174
第二十章	两宫西巡	180
第二十一章	拳首之死	192
第二十二章	慈禧悔过	198
第二十三章	两宫回京	204
第二十四章	慈禧新政	219
第二十五章	荣禄遗折	228
第二十六章	慈禧弥留	231
第二十七章	慈禧宾天	243
第二十八章	评价慈禧	250
附 录		263

第一章 幼年慈禧

1835年，叶赫那拉家族中，
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就是她，
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

叶赫那拉部是一支古老的满族宗族，其祖先可以追溯到贝勒杨吉努。其女于1588年嫁给努尔哈赤，即满族统一中国的真正奠基人，大清皇帝们的直系祖先。当时，满洲一些部落仍旧效忠于没落的明朝皇帝万历，因此，杨吉努时常率部袭击他们，不幸于1583年在奉天的一次战斗中遇害身亡，而其部族则在靠近朝鲜边界一带繁衍生息。这一地区属于长白山脉，是满族名副其实的摇篮。在不断侵扰周边富饶土地的过程中，杨吉努及其族人似乎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同时也膨胀了贪婪的征服欲望。可惜的是，如今这些肥沃之地却将易手新的侵略者。当时，努尔哈赤势力迅速扩张，杨吉努的女儿遂被封为皇后。后来，他们的儿子最终从明朝手中夺取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是为清太宗。

1835年，叶赫家族诞生了一个女婴，她注定将要影响无数人的命运。她就是叶赫那拉氏，一生曾三次垂帘听政，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叶赫那拉氏父亲名叫惠征，世袭八旗将军衔。相对于其显贵出身而言，与惠征同时代的人通常认为他官运不济，因为直至去世，其职位也仅是个道台而已。惠征于安徽任上去世，当时女儿年仅三岁。其遗孀及家人得到亲戚穆扬阿的悉心关照，此人为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后来，穆扬阿的女儿成为咸丰帝的皇后，并且与叶赫那拉氏共同垂帘听政。

近年来流传着许多毫无根据的谣言，针对的都是皇太后的低微身世。其中一些无非是那些喜欢耸人听闻的小报记者们无中生有的捏造而已，想以此招徕读者。但毫无疑问，另外一些谣言则是宫廷权力斗争的结果，出自于那些铁帽子王及皇族其他长支诸王之口。为了使叶赫那拉族“丢脸”，这些人十分钟情于



诋毁慈禧本人及其家族名声。正是通过这种卑鄙手段，他们恶毒的谣言肆意传播，使京城和南方百姓深信不疑。请参阅康有为及其同时代人的文章。^①

在这些虚构的故事中，其中有一个是道光皇帝第五个儿子——惇亲王旻有介事亲口讲的。这位亲王对慈禧极为不满，因为他本人虽已由皇族嫡系过继出去，1875年选帝之时，他却仍希冀其子能够荣登皇帝宝座。此计未逞，他便对慈禧心生怨恨。惇亲王说，皇太后幼时父亲去世后，留下母亲和一大家子人。当时她们住在惠征曾经任职的徽宁府，生活十分贫困。由于没有足够的路费返京，她们几乎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地步，幸亏途中有贵人相助。有人赠给朋友川资，却错把钱送到了慈禧家人乘坐的船上。此人目睹这一家人穷困潦倒，出于恻隐之心，便把这笔钱赠送给了她们。二十五年后，当年那位官员来京觐见此时已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想起当年受人点滴之恩，太后亲自下殿搀起恩人，并对其深表谢意。这个故事比其他许多类似的谣言似乎高明不到哪儿去，只是张冠李戴，当时的确曾有一位在任满族官员穷困潦倒，死于任上。不过，确凿的事实证明，当年惠征垂死之际，其家人并不在他身边。她们已经提前动身前往北京，盼着惠征也能及早返京，在正白旗中担任新职。

在此，我们有必要稍微提及一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叶赫那拉部族与皇室其他长支之间的关系。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这个问题对现代中国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自从载垣逆谋失败，叶赫那拉氏成为清朝事实上的统治者以来，这个显赫部族与皇室之间就一直存在猜疑与摩擦。戊戌政变后，他们的不和日趋明显。不过，由于害怕太后“圣怒”，双方并未发生公开冲突，但紫禁城内却时刻涌动着争斗的暗流。近来京城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直隶总督端方由于在太后葬礼上大不敬而被革职一事，足以印证满族阵营的分裂。所有的一切清楚地表明：失去慈禧有力统治的清朝政府如今已是内忧外患。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皇族的一些问题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比如复杂的宗谱问题、内部联姻、亲戚间孩子过继问题以及由来已久的部族仇怨问题等等。不过，可以清楚知道的是，皇室宗族（他们称为爱新觉罗）分为正黄旗和正红旗，是努尔哈赤祖先的分支后裔。正因为如此，他们自认为是满族地位尊贵的皇族（并且中国人也承认其地位）。而叶赫那拉部族尽管不是正统的皇室血统（因为皇上

^①1901年《新加坡自由报》刊登了文庆撰写的文章《中国内部危机》，该文章尽管用心良好，实际上却是偏听偏信，造谣中伤。

与某个家族女性的联姻最多使其家族获得贵族头衔)，却由于本族人数众多，而且曾经出过三个皇太后，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慈禧的地位和得宠，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权力。由于慈禧临终前授意，因此叶赫那拉部族的长辈据此认为：现今的皇太后，即光绪皇帝的遗孀，应该仿照其位高权重的姑姑，一揽国家大权，至少应该在摄政期间统领朝纲。况且，慈禧有远见卓识，选荣禄的嫡亲外孙立帝，这样，即便皇帝长大成人也肯定会继续执行老佛爷生前的政策。

皇族内部互相猜疑及纷争不断一个由来已久的原因在于：道光皇帝的长支（其中主要以溥伦亲王和恭亲王为代表）担心如今的小皇帝或其父亲摄政王将会追封其祖先，即老醇亲王谥号，使其位跻身于皇帝之列。这种追封我们欧洲人或许觉得无足轻重，但在中国人看来，这无疑是皇室宗族中较弱的一支谋权篡位的行为，因为老醇亲王将会与清朝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平起平坐，实际上成为一支新血脉的缔造者。老醇亲王本人对此事早有预料，意识到这肯定会引发矛盾，便预先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一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然而，那些善于观察中国高层政策主流动向的人敏感地注意到：自从宣统小皇帝继位以来，老醇亲王的陵墓祭祀规模明显扩大，而在官方文件中，这位已故亲王的名号也已升为“二阶”，也就是说，在那些士大夫眼中，他已经与当朝皇帝平起平坐。那些在此事上有发言权的人相信，新皇帝成年后肯定还会再封其祖父，甚至可能尊封为“三阶”。如果那样，老醇亲王将与已故皇帝同级，并在皇室太庙中占有一席之地。按照中国律法观点看，这种行为的后果将极为严重。

老佛爷是位宗族观念很强的统治者。在她生前，其近亲族人几乎不受法律约束，享受她的眷顾，借此惹是生非。因此，他们与正黄旗和正红旗之间摩擦不断，京城市井茶坊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议论。慈禧本人常以欺辱爱新觉罗家族为乐。在一道圣谕中，她禁止他们在北京城商业中心地区居住，理由是听说爱新觉罗氏有人从事不正当生意。当然，那些遭到压制的王孙贵族及努尔哈赤其他贵族后裔也并未对慈禧抱有任何好感，却因畏惧其权势，只能私下抱怨慈禧剥夺了他们由来已久的贵族特权。

慈禧对付这些世袭贵族们颇有手腕，其中有件事非常有趣。有个皇室贵族想在皇城根为自己建造一座豪华府邸，在此可以窥见皇宫一角。结果，府邸刚刚落成，老佛爷就斥责这位贵族无视皇宫禁地，胆敢犯上，宣旨把房子充公，随后赐给其弟肇公。



摄政王醇亲王与两个儿子，宣统帝溥仪（立）和溥杰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慈禧的排外，以及由此给地方官员造成的麻烦。1905年，即两宫从西安返京三年后，设立了新的巡警部，深受慈禧器重的大臣徐世昌被任命为第一任尚书。但是，上任不久，徐世昌就发现手下人处理皇族人员时困难重重。其中太后的三弟桂祥最为棘手难缠，此人根本无视任何警局规章，并且怂恿家奴在马路左边驾车，并故意违反其他交通规则，说是为了“争脸面”。一次，有个警察实在忍受不了他们的飞扬跋扈，逮捕了桂祥的一个家奴。闻听此事，徐世昌立即命人把这个家奴释放。即便如此，桂祥仍旧恼羞成怒，坚持要巡警部尚书亲自登门谢罪。可怜的徐世昌三次登门，却都被拒之门外。后来，直到他在桂祥府外大庭广众之下叩头赔罪，这位国舅才算作罢。但是，这种事情在北京人看来可非同一般，而且以下事实足以证明皇族势力强大。尽管徐世昌曾先后历任东北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并于1910年8月被提拔为军机大臣。然而，就是因为得罪桂祥这件事情，老佛爷便免除了他军机大臣之职，并于此后不久把他调任奉天。

慈禧的母亲钮祜禄氏比丈夫多活了许多年，后来一直住在外国公使馆区附近的锡拉胡同。叶赫那拉氏当上皇太后时，封其母为公爵夫人。钮祜禄氏德才兼备，其才智在她们那个杰出女性辈出的宗族里出类拔萃。寿终正寝后她与丈夫合葬于城外西郊的家墓中，就位于欧洲人的赛马场附近。为了表达孝心，慈禧命人在母亲安葬之处建造牌楼，并按照传统竖立大理石碑。1902年1月，太后结束逃亡生活，从正定府乘坐火车沿京汉铁路返京。但是，这条铁路线从慈禧父母墓地附近经过，如果太后不下车去敬拜父母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因此，慈禧绕道从南面进城，此举赢得了臣民们的一致尊敬。

关于叶赫那拉氏的童年，资料匮乏，只有一点可以确信：她少女时代的一个玩伴叫荣禄，两人是亲戚，此人后来在慈禧政治生涯的多个紧要关头起到了重要作用。据传闻，荣禄和叶赫那拉氏自小定有娃娃亲。这一传说现已无法考证，但毫无疑问，荣禄对慈禧的影响之所以远远超过她的家人或其他臣子，原因就在于二人两小无猜的亲密关系。康有为和其他一些反对满族统治的汉族官员甚至断言，早在热河避难，咸丰帝还未驾崩之前，荣禄和慈禧就有暧昧关系。

叶赫那拉氏所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是她天生头脑机敏、思维活跃，再加上对权力的渴求，她最终在一个男权至上的国家锋芒毕露。叶赫那拉氏幼时学习绘画，并以此为乐；此外，她还擅长吟诗作赋，其古典诗歌与英国知名公立

学校调教出来的学生所写的诗歌不相上下。年仅十六岁，她已经能用汉语和满语熟读四书五经，并且通晓二十四史。毋庸置疑，正是慈禧对知识的渴求培养了她无穷的智慧，同时这也成为她掌权的法宝。此外，历史学家还断言，叶赫那拉氏幼年就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有强烈的预感。

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十九岁的皇四子继承皇位，改元咸丰。按照传统，热孝期间（二十七个月），新帝不能结婚。孝满之后，皇帝一纸诏下，要求所有容貌端正、已到成婚年龄的满族秀女到内务府报名，等候皇宫选秀。咸丰继位之前，就已经娶了穆扬阿的长女，却不幸早丧。此次报名选秀的满族少女中就有利扬阿的次女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1852年6月14日，大约六十名端庄典雅的满洲贵族之女来到皇宫，接受太后近乎苛刻的遴选。最后，太后从中选了二十八个，按照后宫地位分为四等，即妃、嫔、贵人和常在。钮祜禄氏被册封为妃，而叶赫那拉氏则被封为贵人。一般情况下，后宫这些妃嫔与其说是皇帝的妻子，还不如说是太后的女仆呢。按照规定，后宫佳丽最多可有七十人，但一般极少能达到这个数量。除了她们以外，皇宫中还有两千左右的满族女性，这些人的身份为宫女或普通女仆，归太监管理。在后宫家事方面，皇太后通常享有绝对权威，尽管皇帝可以审阅这些被选的秀女，却无权过问她们的地位等级。

就这样，叶赫那拉氏离开位于锡拉胡同的家，来到了戒备森严的紫禁城，从此以后与家人断绝了所有的直接联系。有位年迈的老妇，她从慈禧入宫至宾天一直在其身边侍奉。下面她为我们讲述了慈禧惟一一次归省的经过。那是1857年1月，慈禧产下皇子九个月后，皇帝特旨准许她回家省亲。当天一大早，太监就到锡拉胡同告诉慈禧的母亲，懿贵人当日中午要回来省亲。听到这个难得的恩许，慈禧家人及亲朋好友惊喜交加，几乎整个锡拉胡同的人都倾巢而出，争先目睹慈禧乘坐的华丽銮舆和太监。黄帘遮垂的銮舆缓缓来到慈禧家门，而庭院内两边早已躬身等候着慈禧的母亲及所有家眷奴仆。轿子一直抬到大门口，太监才请慈禧下轿。下得轿来，懿贵人在宫女的搀扶下径直走进正屋，在正座上安然落座。此时，慈禧家人也随后进屋，除了母亲和年长的亲戚外，其他所有人都毕恭毕敬地跪下向慈禧请安。随后大摆宴席，席间，母亲只能坐在女儿下手，因为此时的女儿已经是高高在上的皇子之母。叶赫那拉氏随和亲切的态度为所有参加宴席的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位贵人似乎并未沾染上皇宫贵族的傲慢神态，她谈吐自若，就像昔日为人之女时一样，对家庭琐事，特别是妹

妹们读书的事尤其关心。

家宴热热闹闹，慈禧在席间询问并回答了许多问题。一月份的白昼转眼即逝，宴席持续到后半晌，随行太监请贵人准备回銮。随后，慈禧亲切地与家人告别，说自己不能与他们共同生活，非常难过，不过，她也希望母亲有朝一日可以蒙恩入宫去看她。然后，慈禧给每个人都赏赐礼物，依依不舍地乘坐銮舆离开。从此以后，她再也未能回家省亲，不过她母亲倒是可以经常到紫禁城看望女儿。

慈禧刚一进宫就想方设法赢得了太后的欢心，再加上她本人聪明伶俐，不久也深受皇帝宠爱。1856年4月，慈禧又产下龙子，遂了咸丰最大的心愿，她的地位更是日益巩固。慈禧进宫，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这些叛乱者令朝廷深感头疼。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此时的慈禧已经开始帮咸丰阅读处理各省奏折。闻听此讯，她力劝天子重新起用曾国藩，并为其湘军提供粮饷。果然，有了朝廷的大力支持以及英军戈顿将军的鼎力协助，曾国藩不负众望，镇压了太平天国。国难当头，通过此事，慈禧充分展示了她出色的政治才华、开阔的胸襟、当机立断的坚决以及打破传统的无比勇气，而这些都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按照朝廷旧制，曾国藩此时在家为母亲丁忧，不能率兵作战。然而，在慈禧看来，先朝旧制应该服从于国家大局，而不是相反。正是如此的气魄造就了慈禧这样一个当之无愧的君主。

1855年，皇太后宾天，由于勤勉、尽职，叶赫那拉氏由贵人晋升为嫔，而钮祜禄氏则已被立为皇后。

当时，中国文人普遍认为咸丰将会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因为满洲已经耗尽天权。举国上下，骚乱频起，而皇帝本人终日沉湎酒色，弄得人心渐离。在文人学士眼中，咸丰帝懦弱无能，毫无先朝五帝的儒雅学识。先帝们富有远见卓识，组织编纂古典文献字典，深得文人敬慕，而当朝皇帝却根本无此魄力。另外，尽管咸丰帝已经二十五岁，却未得龙子，这也是不祥之兆，因为先朝几代天子未满十五岁就已有子嗣。1856年4月份，叶赫那拉氏生下龙子，而且湖南和江西的叛乱也已镇压，于是人们觉得清朝又转危为安，满洲再蒙天心眷顾。

与此同时，身体衰弱的咸丰帝中风卧床，一病不起。因此，叶赫那拉氏凭借自己身为皇子之母的身份，同时也由于她出色的政治能力，成为了清朝的真正统治者。皇后本人对国家事务毫无兴趣，叶赫那拉氏事实上已经升至贵妃，地



位仅次于皇后；而在京城，人们普遍称其为“懿贵妃”，对她的贤德赞誉有加。

这段时期，慈禧的对外政策整体上说是强硬排外的。这也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因为当时她年轻气盛，内心深处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同时对外国情况又一无所知。英军占领大沽炮台后，清朝派遣特使琦英前去劝服，让其撤出大沽，却没有结果。琦英垂头丧气返京，慈禧怒气冲天，下诏“恩赐”他以丝带悬梁自尽。另外，在慈禧的劝说下，皇帝拒绝让广东钦差叶某与英国协商通商事宜，此事最终导致次年英军武力占领广州。无论在当时的官方史册还是私人著述中，我们都能明显看出，皇帝的意见和作为无关紧要，皇宫内外，朝野上下，惟慈禧之命是从。在中国这样一个男尊女卑的国家，女性当权史上罕见；况且，慈禧当时仅有二十二岁，地位不过是个贵妃，她竟然能够掌握国家大权，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在此需要澄清一下慈禧的若干个名号称呼。叶赫那拉是她娘家姓，也是她入宫前的名字。在紫禁城内，直到她被封为皇后之前，她仍旧使用叶赫那拉这个名字，不过更常用的称呼是“懿贵妃”。与东宫皇太后共同执政时期，尊号为慈禧。而广大民众则多称其为皇太后或老佛爷。尤其在慈禧晚年时期，北方人均尊称她为老佛爷。